

# 畫



小时候喜欢画画，只要材料齐全，马上就可以动笔构出自己拿手的画面：马来甘榜除了高脚板屋佇立在椰樹之中，还有连绵不绝的高山在后面作起伏之状；而西下的太阳就半隐没在群山之间；小鸟在天空一角结群飞翔；孩子的甘榜多半不画人，只有两艘空置的舢舨停泊在河畔，暗示著向晚的景致；这时候，天空必染得一片红霞，照得遍地发亮，是红彤彤绚丽的童年的整个回忆。

这样画著，一直都觉得称心满意。

后来画海洋，是那种无风无浪平静的海，姐姐说，海洋总会翻起涟漪，于是我就开始学画波浪，颠簸的浪潮是仿效姐姐笔下的线条；还有那一艘永远被安排在画纸中间，永远从某个固定角度下落笔的轮船。有一个时期，同学流行画帆船，于是我也画帆船。帆船总要扬著一张帆，那帆存著孩童幻想的空间，它顶上的天空一直都涂著一片蔚蓝，几朵白云恣意地飘著，像追寻著底下的船只一样，船上画著两个戴帽子的人，一个坐，一个站，两人对望，是一种遥遥无尽期的远荡。

这样画著，画著，小学生涯就过去了。

念预备班时，曾向朋友借一幅山水画回来欣赏，然后学习它的构图法和调色法。我有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可以画画，在那里，没有旁人多余而充满批判的眼光。少年的手固执又多情，只喜欢随著个人散乱无章的意念挥出自己的色彩，一切是不带顾虑，不带负担和目的的。现在想起来，画画，只是因为出自欢喜，无限的欢喜，从来就不存著任何杂念。我曾经因为疯狂地喜欢画画，毫不疲倦地在同个时间内画了又画，每画一幅，都觉得自己进步了……

而我心中是渐渐才明白过来的，很多事物只是在自己某个年龄限制下看不彻底，因为看不彻底，所以满足于眼睛所能看到的，这就像我在少年时，每一次都满足在自己最后一幅画的喜悦里一样。其实人走得远，深多远，路还是漫长的，一个人要学习的也越来越多。

然而，少年时代轻易满足于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句点却还是我在追求快乐的方程式。

。艾利

# 死囚的妻子

。礼博

不法之徒无法光明正大的步入教堂，因为他们自身的罪恶，是叫圣水怎么也洗不净。虽然总是努力甩脱浑身抽象的丑陋扭曲，但却是怎么也抖不落的一种孽。

一台台的刑具已摆在跟前，等待著那些心甘情愿成为其奴隶的人们在它之前垂下临终的几滴泪；诉讼犯罪之后的懊悔。但它们却已无权选择今生或来世。死前的忏悔，只是让他们在地狱中少吃点苦，饶免他们负著累累的债转世为个动物身上。可怜的妻子或许可就此狠下心抛下孩子改嫁到一堆黄金中，沉醉在虚荣的深海内。纸醉金迷的生活简直叫她忘了以往前任丈夫盗抢珠宝回来时的快乐，细数赃物时的贪婪模样和稻田里一片金黄的欢欣。昔日污垢似的快乐和芝麻绿豆般的琐碎事物早叫那所谓的现实，钱财和势力所压倒。年轻的少妇决定轰轰烈烈的再嫁一番，企图在这样的转折中得到一些好处或幸福，而且希望枕边人不再是以往那以欺诈拐骗为根基而取得生活的男人。也许其中有些女人已不再年轻，唯有新望仗著自己残余的美丽骗得一笔小财。除了在金钱财物所触及的范围，她们的身体虽然是躺在“爱人”的怀里，但她们苦痛、负伤、受著煎熬压屈的心却已随著在刑台上的丈夫一同死去了。他们的待遇是如此的公平，总叫这些快成为寡妇的女人变得踌躇不安，精神崩溃也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了。

那厢有人断头，上吊或坐在电椅上致死，而这厢也有人在失去了一张饭票之后而寻到了一个财主。这班女人没多大的勇气和蛮力去干一番伟大的罪案或甚么的，但她却有一股难以理解、先天性的气袋去苦诉、或哭泣一些悲惨事迹，继而亦听天由命的接纳上天的安排。她们相信命运中的序幕会在伤痛时拉起，而在一场无法弥补的意外中落下，这或许便是她们在一出生时便已静默走向的死亡。而这种安眠或许也并不可怕，更或许还蕴藏著无限静美。

在她们成了个死囚的太太之后，她们便希望来世能够嫁个军官或兵役，为个没有耻辱羞愧的丈夫的妻子，假如上天仍然愿意将女人的这个身份交给她们，又或许将她们生命一半的华美加诸在她们本身的样貌之上，让她们享有女性对于美丽的一种贪婪欲望。然而在刑台牢狱中的男人，对于她们来说却是一种惩罚、霉腐的命运、懊悔、哀伤、痛恨又怜爱。她们毫不顾忌的预见未来的艰苦和无所归依。眼见现今自己一身的破衣裳，是叫自己也感觉厌恶的，而以往幻梦中美丽华贵的衣裳也成了泡影，而这泡影却是她们亲手用针刺破的。

怎么样呢？这群带点愚昧却又有点小聪明的女人在失败的抉择之后仍然会极力的再去寻找一种幸福的泉源，一如她们可以在虚荣里边快乐而遗忘了死去的丈夫爱人，但在爱著情人丈夫，为他们作著牺牲的时候却总是紧记著自己所祈求的完美和已得到的一丁点幸福。



169

砂拉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欢迎来稿

# 森林的香火

因爲有山林  
才能擁有部落  
因爲有部落  
才能依偎著族群  
當我再次回到熟悉的家鄉  
爲何眼中竟是  
一片滄桑  
燈光搖擺在酒杯里  
唱著不變的歌  
做著同樣的夢  
文化刺痛傳統  
城市把土地  
咬成一片片  
只有那喝不盡酸澀的故鄉酒  
是被允諾而黯黯存在的  
唯一存在  
我看不見故鄉的月亮  
森林里沒有甚么哲學  
哲學里也沒有森林  
沒有森林的族人  
沒有故鄉  
沒有圖騰的部落  
是捻熄的香火



。风子